

## 德國傳教士筆下的曲阜孔廟與祭孔禮儀

慕尼黑大學漢學研究所 王霄冰博士

孔廟及祭典儀式，在西方傳教士眼中，有著幾與基督教之教堂和禮拜相當的地位。或許因為他們是習慣于一神教思維的，所以總是不自覺地想要在多神信仰的中國文化中，找到一個凌駕于其他宗教之上的信仰形態。在將孔子和儒學介紹到歐洲的過程中，傳教士們起到的作用非常之大。<sup>1</sup>不僅在翻譯《論語》和其他儒家經典方面，而且有關孔廟及其祭典儀式，他們也曾著書介紹。本文將討論其中的兩部德文著作，即由耶穌會（S.J.）會士彭安多（Albert Tschepe, 1844-1912）的《曲阜與鄒縣的儒學聖地》（Heiligtümer des Konfuzianismus in Kü-Fu und Tschou-Hien），<sup>2</sup>和聖言會（S.V.D）“華裔學志”漢學研究中心（Monumenta Serica）的創始人鮑潤生（Franz Xaver Biallas, 1878-1936）的《孔子及對他的崇拜》（Konfuzius und sein Kult）。<sup>3</sup>前者出版于1906年，後者1928年，都是天主教的神父根據自己的親眼所見和親身經歷記錄下來的、有關二十世紀初期曲阜孔廟和祭典儀式的珍貴資料。

### 一、彭安多及其《曲阜與鄒縣的儒學聖地》

耶穌會是最早出入中國的天主教修會，早期來華的一些著名傳教士如利瑪竇（Matteo Ricci）、艾儒略（Julius Aleni）、湯若望（Johannes Adam Schall von Bell）、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等，都屬於這一組織。關於彭安多本人，我們只知道他在清朝末年曾擔任無錫教區司鐸、無錫三裡橋天主堂神父。1891年（光緒17年），該堂被當地市民燒毀。清政府接受彭安多的抗議，責令當地政府賠款重修。1892年，彭安多神父於原址重建了一座更大的教堂，奉耶穌的鞠養父親聖若瑟為主保，名若瑟堂。這就是現在仍然保留在無錫運河邊的三裡橋天主堂。<sup>4</sup>

另據“泰州政府網”訊息，彭安多在民國初年來泰州教區服務。<sup>5</sup>不過，從《曲阜與鄒縣的儒學聖地》一書的出版日期為1906年的事實來看，彭安多調任山東的時間應是在晚清而不是民國初年。他應該是德國人或奧地利人，後來在法國耶穌會的駐華機

1 參見Hans van Ess, Der Konfuzianismus, München: C. H. Beck 2003, "Vorwort".

2 P. A. Tschepe S. J., Heiligtümer des Konfuzianismus in Kü-Fu und Tschou-Hien, "Studien und Schilderungen aus China", herausgegeben von der Katholischen Mission Süd-Schantung, Jentschoufu: Druck und Verlag der katholischen Mission, 1906.

3 Franz Xaver Biallas, Konfuzius und sein Kult. Ein Beitrag zur Kulturgeschichte Chinas und ein Führer zur Heimatstadt des Konfuzius, Peking/Leipzig: Pekinger Verlag, 1928.

4 <http://szw.chinawuxi.gov.cn/wxrw/wxzg/ss/865946.shtml> (28/02/2010).

5 [http://www.taizhou.gov.cn/gtb/index.jsp?url=http%3A%2F%2Fwww.taizhou.gov.cn%2Fart%2F2008%2F8%2F28%2Fart\\_116\\_24142.html](http://www.taizhou.gov.cn/gtb/index.jsp?url=http%3A%2F%2Fwww.taizhou.gov.cn%2Fart%2F2008%2F8%2F28%2Fart_116_24142.html) (28/02/2010).

構工作，所以也用法語發表作品。除了上述專著之外，還曾撰寫並出版了《泰山及其祭拜場所》（Der T' ai-Schan und seine Kultstätten, Jentschoufu: Katholische Mission, 1906）、《中日關係史》、《韓魏趙國史》、《孔子》（第一部：生平）等著作。

《曲阜與鄒縣的儒學聖地》一書用德語寫成，文本共有132頁，另有63張圖片和3幅地圖。全書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和孔子有關的聖地，主要是孔廟和孔林。第一章介紹孔子的故鄉——魯國，第二章介紹曲阜孔廟的歷史，第三章是對作者當年見到的孔廟的詳細描述，包括入口處的萬仞宮牆、神路、仰聖門、“金聲玉振”、“闕裏”、櫺星門，廟牆內的“太和元氣”、東西邊門上書寫的“德侔天地”和“道冠古今”字跡、“至聖廟”匾、聖時門、璧水橋、快睹門、仰高門、弘道門、大中門、同文門、奎文閣（被翻譯為“文廟”）、齋宿所、毓粹門、觀德門、石碑群、大成門、先師手植櫟、杏壇、大成殿、殿內的陳設如雍正皇帝親賜的大尊、山尊、犧尊、象尊、雷尊五樣貴重器物等、孔子及四佩十二哲的牌位和稱號、寢殿、神庖、后土祠、神廚、神廩、聖跡殿、東面的承聖門、燕申門、詩禮堂、魯壁、崇聖祠、譜系碑、西面的啓聖門、放置樂器的金絲堂、啓聖王廟及寢殿。第四章是對孔子墓的描述，提到的有至聖林門、孔裏村、輦路、洙水橋、墓門、思堂、甬、享殿、翁仲石像、楷亭、伯魚和子思墓等古跡。

第二部分是對顏（夫子）廟的描寫。除了對顏子生平和顏廟修建歷史的敘述之外，還詳細描述了該廟的內景。顏廟的結構，依照作者的敘述，包括復聖廟坊、“卓冠賢科”和“優入聖域”牌坊、復聖門、顏井亭、博文門、約禮門、歸仁門、克己門、齋宿房、複禮門、仰聖門、顏樂亭、正殿、供奉顏回妻子的殿堂（寢殿？）、退省堂、顏子家廟、供奉顏回父母的殿堂（作者沒有給出具体的名字）。

第三部分的結構與第二部分類似，是關於孟子和位於鄒縣的孟廟的。孟廟的建築包括亞聖廟坊、“繼往聖”和“開來學”匾、櫺星門、儀門、鐘靈門、毓秀門、承聖門、亞聖殿，殿裏還有孟子學生“樂正子”的牌位，在東西廡另各供有九個和八個孟子學生的牌位，其中也包括韓愈和孔道輔。正殿之後照例是亞聖夫人的殿堂，殿前有三棵著名的古櫟。之後是孟家的老屋，裏面供奉孟子的父母，通過啓聖門，可看到邾國公（孟子父親的稱號）殿、孟母殿、至敬門、至嚴堂、齋宿房、家廟。他在最後也提到了孟府和離城25裏處的孟母墓。

彭安多的描寫，都是根據他所見到的和聽到的，加上許多當場拍攝的照片，所以讀來有如臨其境之感。和一般中國作者的描述相比，他的文字更加實事求是，沒有太多的虛浮和誇張，因此對於研究當年這些廟堂的歷史境況更有學術價值。但在另一方面，他的言語中也常常透露出對於中國人和中國文化的歧視和偏見。例如他對孔廟放置樂器的金絲堂的描述：

……這些樂器是按照古代的程式“金石絲竹樂之器也”來設計的，即用金屬、石片、絲綢或竹子來製作。……金絲堂名下的五個房間，構成了音樂室，祭奠的三天

之前要在這裡練習奏樂。房子和聽室本身並不差，但裏面卻是怎樣的一團糟啊！樂器東一個西一個地被隨便亂放一氣，雖然兩步開外還有一個專門放置樂器的建築，門上的大字提醒我們這一點。是啊，講求秩序是不太舒服的。所以樂師們把樂器扔在音樂室的一角就跑開了。這些樂器不僅骯髒、積滿了灰塵，而且還是破爛和需要修理的。弦樂器上沒有弦，鼓皮是破的和穿了洞的。它們確是這個馬虎了事的音樂矮子民族的真實寫照。

我們再仔細看看那只“音虎”（Musik-Tiger: 敵）。插圖30的照片是故意完全按照原樣拍攝的。要是只是讀到或聽說這種樂器，你會覺得它很了不起。但一旦親眼見到，你會驚訝人們怎麼會如此誇張地去描述它。要是歐洲人見到這種東西並問起它的來源，人們一定會說是從（非洲）黑鬼那裏來的。它是如此的原始和粗糙，由此奏出的音樂就更別提了！一個木制的虎被掏空了背，裏面插進許多小木片，上面用一條竹棍划來划去，當然它就會發出格拉格拉的聲音：這就是“虎音”（Tiger-Musik）。而人們又曾怎樣地大肆渲染這種音樂呢！要是信了文人們的說法，這種古老的音樂曾經改變了人類。在孔廟，人們應按照先師當年的樣子來演奏音樂。但那些聽過這種音樂的人卻告訴我說，它們噪襍又難聽。甚至懂音樂的中國人都都這麼說。當我看到這些樂器之後，我相信了他們的話。書本裏的描寫給人以奇妙的想象，而事實卻完成是另外一種樣子。樂器是如此，祭器也是如此，它們也曾被怎樣地吹噓呵。僅只是一片嘈嘈而已！<sup>6</sup>

他在提到孟廟庭院中的植物時也寫道：

園子裏的古樹很不錯，就像中國人喜歡的那樣。但這裡也是亂長一氣，隨性所至，缺乏秩序、養護和清潔性。中國人是天生的達爾文主義者：勤奮的和生命力強的得以生存，其他的則被窒息和枯萎。<sup>7</sup>

## 二、鮑潤生及其《孔子及對他的崇拜》

建於1875年聖言會 曾在山東兗州設有據點。來自歐洲的神職人員都要在這裡接受一年的漢語訓練，並學習中國文化，然後才被派往中國各地傳教。1933年，聖言會接管了原來由美國教會創辦的北京輔仁大學。1934年，曾在萊比錫受過系統的漢學教育的鮑潤生神父，在這所大學創辦了“華裔學志”漢學研究中心和同名雜誌。直到他1936年因病去世，鮑潤生完成了該雜誌最早兩期的編輯和出版。

鮑潤生的《孔子及對他的崇拜》一書，於1928年在北京和萊比錫印製、發行。它的副標題是“中國文化史之一斑和孔子故鄉之向導”，可見得他寫作這本書的目的和彭安多相似，都是要把曲阜與孔廟作為中國文化的代表，介紹給德國讀者。所不同的是，彭

6 Tschepe 1906, 第71-72頁。

7 Tschepe 1906, 第123頁。



安多僅描述歷史以及廟堂建築的概況，鮑潤生則更多地涉及到了孔氏家族和祭孔禮儀的情況。他在逗留曲阜期間，和孔家的接觸應該是頗為頻繁的。在該書的“前言”中，他特別提到了孔德成的一位叔叔孔令？（Kung Ling-dsch）：

我特別要感謝孔子年幼嫡孫的叔叔和監護人孔令？先生。他受孔家和禮部的委託負責祭典的上演和林廟的管理。在我訪問時，他總是為我提供方便，並出示了廟圖、墓圖和城市地圖的樣本。我本來準備自己去丈量的，但他的這些圖本更加精確，因而被優先使用。孔令？對其宗族的偉人充滿了崇敬和奉獻精神，他的眼中只有這個偉人，並因此特別給予我幫助。希望這本小書能有助於更準確地理解那個最偉大的中國人及與之相關的方方面面，有助於讓人獲得真實的認識，及對孔子的發自內心的景仰！偉大的人物不會因為真實的描述而失去他們（的光彩）。他們（的光彩）只會消失，假如人們通過誇大或縮小他們的圖像而加以盲目崇拜或導致無知偏見。<sup>8</sup>

從這段話中我們可以看到，漢學家出身的鮑潤生對於所謂歷史真相的重視和追求。正因為許多西方人都認為中國古代經典中有不少偽造的成分，中國文人對於許多人物和事件的描述都有故意誇大或縮小事實之嫌，所以漢學家們往往把“撥開雲霧看青天”視為己任。雖然他們所使用的材料和中國學者幾乎相同，但他們相信，由於自己擁有專業的科學訓練和對於中國文化的適當距離，所以西方的漢學研究多能取得比中國漢學更接近於歷史真實的成果與結論。當然，持有這種觀點的人們可能忽視了一個事實，即西方學者研究中國也並非是在一張白紙上寫字，而是在西方思維模式的框架之下所從事的活動。因此歐洲的漢學家們雖然可以對中國文化擁有科學研究所必須的足夠距離，然而他們的西方教育背景，也會使得很多人不由自主地帶著有色眼鏡去看中國。

不管怎樣，我們還是要感謝鮑潤生當年堅信的科學精神，感謝他為我們留下了對於民國初年曲阜孔廟及其祭典儀禮的詳細真實的記錄。全書共分三章，第一章為“曲阜和中國的文化”，第二章“孔子”，下分三節：1）生平；2）著述；3）儒學的發展，下面又分出三小節，即“孔子的學生：孟子和荀子”、“秦始皇帝和漢代”、“其後至今的各個朝代”。第三章是“曲阜的祭禮”，分為五節：1）發端和意義；2）家庭與宗族；3）墓地；4）孔廟；5）祭奠。

該書主體部分的描述，並非出於作者經驗性的觀察，而是出自文獻研究。全書共130頁，最後的腳註佔了14頁，可見得作者善於旁徵博引，而且在細節的考證方面也頗為嚴謹。伴隨著文本的描述，書中還有52幅插圖，其中絕大部分都是有關孔廟的景象、建築和擺設的照片的。他本人對於孔廟秋祭的現場觀察，則被記錄在了“後記”當中：

在訪問曲阜期間，我住在位於城西的天主教會的一座小房子裏。城外共有四個這樣的小區，就像籐蔓纏繞在四個城門之外，每月一次人們都會到這裡來交易貨物。房子是在城外，因為要想在孔子的故鄉建立一個異教的教堂，在過去是根本不可能的事。甚至連鐵路也不被允許，因為神聖的孔林將因此被毀壞。雖然要是有它在城邊經過，一切自然都會方便許多。

8 Biallas 1928: Vorbemerkung.

在祭典的當晚，我在將近11點到達孔廟。老城門被打開時發出的吱吱嘎嘎聲，好像是在抱怨有人侵犯了它的寧靜。看門人借著燈籠昏暗的光線檢查名片，他的眼睛都快睜不開了，因為這正是平常入睡的時間。我穿過古老的街巷，小心地踩著中間的那條窄窄的石板路，或是房子邊上的小小過道，注意不要打攪到那些爲了乘涼而躺在地上的人或狗——九月在中國還是很熱的，而不論是狗還是人，在睡覺時都是不願意被打攪的。

四處都可以看到燈籠，引導著參加祭典的客人。廟前和庭院已是一片熱鬧：到處都是僕人、樂師、歌手和士兵。古老的樹木和建築驚異地俯瞰著這一不同尋常的騷擾場面，在睡夢中被驚醒的鳥兒們不安而又憤憤地盤旋在樹枝間。當計時器指向夜晚的第三個時辰即11點時，齋宿房裏傳出一聲高喊，一個男人開始在大成殿前快速地敲擊“鱷魚皮”鼓。鼓聲隆隆，催促人們前往秋祭。

祭祀官和助手們來到“金絲堂”更衣，那裏已集聚有不少客人，樂師、歌手和舞者也湧入大廳更換衣裳。12點前，隊伍集結完畢，踩著鼓點莊重地走向孔廟前的庭院，站立在杏壇前。

院子裏、走廊上和廟堂裏面，高高的木制燭臺上，用牛油製成的蠟燭已經被點亮，多數都用紅紙包圍起來，使得建築、院落和樹木都閃現出奇異的光彩。宏偉的大成殿在燭光和火把的照耀下顯得比平日更加高大。孔子莊嚴地坐在他的祭臺上，看著卑微地趴在那裏的三牲和供桌上獻給他的那些豐碩的祭品。四配和十二哲前也同樣擺滿了祭品。通過紙窗可以看到邊廳裏透出的光線，可以想見那裏的神靈也得到了供奉。

祭典儀式在鼓聲中開始。音樂——至少可以清楚地聽到笛子的聲音——和由尖利的男童嗓音演唱的歌聲升起，其中夾雜著石磬和編鐘的打擊聲。舞者擺動雉雞羽毛和笛子起舞。喝令叩頭的聲音穿堂而過。祭祀官及其助手莊重地走了過來，雙膝下跪，把頭一直低到地上，一邊鞠躬一邊向孔子的靈魂獻上祭品。他們莊嚴而認真地完成這些動作。一大群旁觀者圍在大廳周圍，並非虔誠而是帶著好奇的眼光觀察著這一切。在此之上，是一片中國秋天的晴空，帶著千萬只星星的眼睛，就像它千百年來一直在做的那樣，注視著這一獻給中原之國廣大黑髮民衆之英雄的最高慶典。

開始時，樂聲和歌聲因其自有的節奏聽起來很不順耳，但到最後習慣了，覺得它們其實也並不難聽。自然一切都不像人們最初設計的那麼完善，而且音樂總是在重複著同樣的調子，慶典的形式也有很多重複。以至於一個小時之後，人的精神已變得疲累，並非因為慶典的時間過長，而是因為儀式和歌唱的單調。尤其是當你並不能馬上體會到其中的意義時。我疲倦地回到家中，但卻不能入睡。有誰能做到不去思考那些在所見所聞中提出的疑問呢？

這就是中國在此地與全國各地——總共有1500座孔廟——舉行的最高慶典，消耗的祭品無以計數，光是動物就要被殺掉60000頭，來祭典其文化和文學的英雄與聖人，且上千年來一直如此！而一切又是如此的古老和原始：從認為神靈會降臨享受供品並給人類帶來福祉的信仰，到舞蹈、歌唱、音樂和樂器所保留的三千年前祭祖的原貌！

是啊，也許這正是一幅代表著古老和原始的絢麗圖像和一個象徵符號，就像那些在中國一直得以保留的、和原初時一模一樣的土地，那些簡單原始的工具和用以遮風避雨的房屋，直至以古老的方式來表現的歷史和哲學，那種社會和宗教思想及其與禮儀風俗、缺乏（固定）視角的圖畫、不

和諧的音樂的關聯！

中國就是這樣形成的，並以這種方式傳承他的文化：驚人的、不斷的傳承！……<sup>9</sup>

從這些描述和議論中可以看出，鮑潤生對於中國文化的理解和思考，要比彭安多等神父更加深入。他雖然也把儒家的廟堂文化定位於“古老”和“原始”，但還是試圖從文化相對主義的視角出發，尋找其本身的邏輯性和獨有的發展規律。

### 三、結語

上述兩部著作，都是歐洲傳教士試圖通過儒學和孔子來了解中國的典型反映。他們把儒學看成是傳統中國的最高意識形態，把孔子看成是中華民族的文化英雄，把祭孔典禮與基督教的禮拜相比擬，以至於不自覺地將二者的廟堂文化進行比較。其結果當然是令人失望的。因為儒學作為中華民族的信仰，和西方的基督教無論在內容和形式上，都有著極大的不同。而傳教士們從西方中心主義的立場出發，對於儒家聖地及其奉獻給聖人的祭典儀禮，則難免帶有偏見和歧視的成分。雖然如此，他們對於孔子的生平、儒學的歷史發展、孔廟等場所以及當年的祭奠儀式的描寫，還是基本真實的。在近乎100年之後的今天，回頭再來閱讀這些作品，我們會有許多新鮮的發現。通過其中的一些經驗性描述，讀者不僅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二十世紀初儒家文化的遭遇和變遷，而且也可以了解到那個時期西方人對於中國的看法和對於中國文明的理解。這對於中西文化的比較研究，也是頗有啟發意義的。



(Nr. 4). Die Ehrenpforte Tai-huo-yuen-k'i.

《曲阜與鄒縣的儒學聖地》插圖4：“太和元氣”坊

9 Biallas 1928: 107-109.



(Nr. 20.) Der Opfer-Altar des Konfuzius.

《曲阜與鄒縣的儒學聖地》插圖20：孔子像前的供桌和祭器。



(Nr. 30.) Der Saal „zu den Musik-Instrumenten“.

《曲阜與鄒縣的儒學聖地》插圖30：金絲堂。



Bild 55. MUSIKINSTRUMENTE, AUFGESTELLT FÜR DIE ÜBUNG VOR DEM OPFER [TEXT S. 102].

《孔子及對他的崇拜》插圖55：練習祭典音樂。





Bild 58. MUSIKER BEI DER ÜBUNG.

《孔子及對他的崇拜》插圖58：練習《祭孔樂舞》。



Bild 59. ÜBUNG DER ZEREMONIEN (TEXT S. 102).

《孔子及對他的崇拜》插圖59：排練祭典。



Bild 60. DIE VIER HAUPTFÜHRERENDE EINIM OPFER; DER ZWEITE VON RECHTS TRÄGT DIE KLEIDUNG DES ERSTEN BEIM OPFER. DIESE FORM DER GEWÄNDER WURDE UNTER YOAN SCHI-KAI EINGEFÜHRT.

《孔子及對他的崇拜》插圖60：四位執事官，右起第二位是首席執事官，該服裝樣式始于袁世凱時。